

“小天宫庙”探秘



成武县有天宫庙镇，镇驻地是天宫庙村，天宫庙村建有天宫庙宇，香火颇为旺盛——这是众人皆知之事。然而东距天宫庙8里，确有个鲜为人知的小天宫庙村，原玉皇阁遗址上复建有玉皇阁大殿，香雾缭绕中，小天宫庙亦显几分宁静神秘。

孙寺镇孙楼行政村小天宫庙玉皇阁遗址，位于小天宫庙村北中间，该遗址东西30米、南北35米，清顺治年间始建，前为观音堂、中为玉皇阁、后为天地院，并有东西廊坊。小天宫庙原名段家湾，玉皇阁建成后，四邻八乡信徒皆来参拜，香火旺盛，且因距离西面天宫庙8里，故将段家湾更名为小天宫庙村。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重修，并立碑纪念。抗日战争期间建筑被毁，石碑被用于修筑石桥。因此，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，该遗址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。2015年，村民自发筹资，在玉皇阁遗址



清康熙57年(1718年)重修玉皇阁石碑



小天宫庙玉皇阁大殿

建设了三间玉皇阁大殿。同年，在修筑村内道路时，发现了清康熙五十七年重修玉皇阁石碑，碑文为时任福建福州府连江县知县郭愚执笔。该村遂将石碑立于玉皇阁遗址，碑本体高2.1米、宽0.7米、厚0.2米。庆幸的是该碑碑头尚在，但碑首已不知去向，突兀的碑榫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不幸。该碑正面详细记录了玉皇阁建设年代及重修的原因背景等，虽略有破损，但仍能辨读。石碑背面应是重修玉皇阁捐资者名单，因字体较小、较浅，字迹已风化难辨。成武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非遗管理股

股长胡永东认为，小天宫庙玉皇阁遗址保存完整，尤其重修玉皇阁石碑年代较早，碑文字体俊逸，颇有书法造诣，如果将该遗址列入文物保护单位，将为研究清初宗教在成武乃至鲁西南分布，提供实物见证，同时具有补充史料的作用。文/图 隋启良 丁振

北张庄村位于郓城县西北部，距郓城县城31千米，属李集镇管辖，距镇驻地500米，距黄河河道1500米。

据《张氏族谱》记载：明朝永乐年间(1403—1424年)，张氏祖由济宁邹城市贾庄迁此建村，以姓取名张庄。因重名，1982年4月，按方位改为北张庄。李氏因在邹城市与张氏为邻，于明朝正统、景泰年间(1436—1456)来这里定居。张李两姓生死相依、永不分离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。

清末至1946年属寿张县，1947年隶属鄆北县十区，1949年改隶鄆城县十区，1952年属鄆城县十二区，1958年初归李集镇，同年秋属李集公社王铁炉大队。1963年从王铁炉大队分出，与史庄合称张庄大队。1984年改为北张庄村民委员会，仍辖史庄。2016年李集镇撤乡设镇，属李集镇。

据《李氏族谱》载，清光绪二十年(1894年)黄河决口，淹没了全村，村民只能逃荒要饭，流离失所。洪水退去后，村民们才慢慢回到家中。面对倒塌房屋，一片狼藉的家园，只能望天哭泣。祸不单行，村里又开始流行瘟疫疾病，村民们生活极为贫困，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。

当时，十四世祖李士滔之母染重病，李士滔便带着母亲四处寻医，回到家给母亲煎药喂饭。每天晚上，都要给母亲按摩四肢，以缓解母亲的疼痛，但母亲的病却不见好转。每当听到母亲因病痛发出的呻吟，李士滔都是心如刀绞，以泪洗面。

有一天，昏迷中的母亲说说话，李士滔趴在母亲耳旁仔细听了一会儿，才听出母亲嘴里发出是：“吃肉，吃肉”微弱声音。当时的情况是家家吃糠咽菜，不要说吃肉，就是粗粮窝头都是奢侈品。李士滔毫不犹豫，走到远处，撕下自己的衣服，堵在口中，以免惊动母亲。随即拿出刀朝着自己的左臂肘割了下去，一块肉被割了下来。他忍着剧痛，将左臂用白布缠裹，叫人做成熟肉侍候母亲吃下。后来老人大病痊愈，李士滔只字没有提起过割肉的事情。

李士滔“割肉孝母”举动感到了全村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附近的十里八乡到处传颂着李士滔孝敬母亲的故事。地方官员也将此事禀报给兖州府寿张县知县。清朝光绪二十年，寿张县知县亲自赠给李士滔一块贤孝匾，上面刻有“割肉孝母”4个鎏金大字，以褒扬他舍己救母的壮举。现在，贤孝匾在该村李士滔后代李景良家中存放。

北张庄村落呈长方形，东西630米，南北580米。440户，有张、李两个姓氏，1444人，1630亩耕地。北张庄东靠鄆杨公路，西与史庄村接壤，南邻王铁炉村，北面是镇政府驻地。多年来，北张庄与周边村庄友好相处，是远近闻名的精神文明村。

依靠区位优势，北张庄做起了棉花加工、金属铸造、家具制作等民营企业，吸纳了农村劳动力就业，增加了村民收入。

现在的北张庄，经济发展，社会稳定，环境优美，广大村民安居乐业，过上了幸福安逸的小康生活。魏建国

北张庄地名前世今生

鼋负『驮』石碑 男子『留』名字



民间传说楚庄村隶属单县终兴镇，明崇祯年间(公元1628年—1644年)，楚氏自邻近的蔡堂镇黄菜园村迁此居住建村，命名为楚庄。

清嘉庆年间(公元1796年—1820年)，楚氏族人将庄田易于齐氏后外迁，而村名并非改变，延续至今。楚庄村南曾坐落一块鼋负(bì xī)碑。鼋负是民间传说中一种形似龟的巨型动物，古代神话里的龙之九子之一，又名霸下。鼋负形似龟，好负重，长年累月地驮载着石碑。石刻的鼋负体龙首、獠牙利齿，力大无比，可驮负三山五岳。

楚庄村的百姓又称鼋负碑为龟驮碑，此鼋负之首朝东南，嘴角残缺，碑顶断裂。石碑刻有蟠龙，栩栩如生。蟠龙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盘绕于地而未升天的龙，其盘绕石柱、木梁上，夙夜为人间守护安宁、造福一方。

民间传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年轻的行路人经过此地，面前突然青烟缭绕，隐约出现一个白胡子老头儿。行路人躬身施礼，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我往南走，走到天亮能走多远？”白胡子老头儿笑着：“你走到天亮，最多能走到这块地的南头！”行路人摇了摇头，表示不信，说：“从我脚下到地的南头不足百丈，我即便爬行，也不止这么长！”白胡子老头儿笑而不答，随着一缕青烟而去。

次日天亮，人们发现此地出现一个直径丈余的方圆履痕，行路人已不知去向，而圆心出现一块龟驮碑。

还有人说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村里有人在傍晚遇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和一个男孩子一起玩耍，后来村里有男孩子丢失，大家怀疑是让白胡子老头儿领走了，全村老幼惴惴不安，闭门不出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个南方的风水先生，说自己可以破解困境，其用铁锤砸掉鼋负的两颗牙齿和一块嘴唇，然后告诫民众，以后给男孩子取名须带一个“留”字，即可把男孩子留下来，再不会丢失。因此，村里现在70岁以上男人的名字皆有“留”字。

鼋负碑上刻有“明敕封文林郎”字样。据悉，“文林郎”不是职官，而是散官。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，无实际职务，仅存名号。作为功名碑，鼋负碑为谁而立，并无史料记载，民间说不一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鼋负碑被砸碎烧成石灰，随着其主人名号而灰飞烟灭，无迹可寻，其相关传说却一直被民间乐道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琨



线刻的鼋负碑的底座



拉大锯

儿歌曰：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来来回回把锯拉，拉锯能做什么，做个小盆架，盆架靠着桌，做个推土车，土车轱辘圆，做个大粮船，粮船撑到北京去，带回个宰相来拉锯，带回帮太监来唱戏。

在农村，学会木工活，当个木匠，做桌椅橱柜，做门窗框架，是颇受乡亲们青睐的一份活计，也是不少农村孩子的人生选择。

不是每个人都是做木匠的料，首先得有力气，一块木头是什么质地，够什么材料，搭眼就能判断，弧度的大小，孔眼的距离，不能一个劲拿器具测量，要手到擒来；手脚要灵便，卯榫框架，镂花雕刻需要精致，毛毛糙糙可做不成。然而，开始时几个青年一起学木工，最后坚持下来学成手的，不过寥寥几个人。

乡村做家具器物，讲求美观，更讲求结实耐用，要求几辈子也用不坏，才算好物件，因此，用的木料要厚实。木工房周围堆放着许多的圆木，把圆木制成板材，头道工序就要拉大锯。

木工师傅培养徒弟，先不教取料剖面，不教放线打眼，不教花纹雕刻，总是先让你去拉大锯，脚踏斧锯，最先过的关就是拉锯关。这拉锯没多少学问，把木料栽在地上或捆在大树上，或上下或左右，一推一拉便锯开来，只要用力均衡，耐着性子，几天就能掌握要领。但拉大锯枯燥呆板，很考验人的耐力，没法偷懒磨滑，许多人就是熬不过这两年的磨练期，便放弃了做木匠的追求。

小时候也跟着会木工活的父亲拉过锯，上上下下拉起



来，累得手臂又酸又疼，可木缝总不见延长，一遍遍推过去，总是垂头丧气。父亲说：“只要掌握着方向，定下心来慢慢用力就行，不要老看进度，锯响就有沫，一点努力就有一分收获”。等静下心来，不再心浮气躁，不再计较进度，没多长时间，一块大木头也就从中间解开了。

木工师傅说，拉锯其实没有多少技巧，考验的是耐力，磨炼的是性情。这，正是一个木工必备的素养。

文/丁明晖 画/王世会

“脱口秀”名家——北宋曹州知府刘敞轶事(下)

在北宋时代，菏泽地区与北宋的首都汴梁(今开封)相距只有三百多里，而且，两地联系紧密，又有运河相通，人们去汴梁无论从陆路还是水路都非常方便。因此，菏泽一带的经济非常发达，加上宋代重视文人，读书的气氛浓厚。据最新考证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作者张择端有很大可能就是成武人。因为到京城去参加科举非常方便，鲁西南一带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名士很多。比如，籍贯在成武县荀村集镇的马默就是一个。马默进入仕途，就和刘敞有了交集。

马默这个人从小家境贫寒，他性格沉默寡言，刚直不屈，为了求学，青年时竟然敢独自一人步行四百多里路到泰山脚下的徂徕山去求学，可见他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，后来，他被《宋史》立传。马默与刘敞本来两个人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来往，两人也没有朋友关系。但因为刘敞好口无遮拦，侮辱大臣，因而受到了马默的上奏。马默在北宋治平年间任监察御史，而刘敞喜好拿别人名字开玩笑。当时，朝中有个官员叫蔡确，是福建人，后来官至宰相。刘敞给蔡确取了个绰号叫“倒悬蛤蚧”，蛤蚧和河蚌外形差不多，在福建，人们吃蛤蚧的时候称蛤蚧为“壳(音确)菜”，两字反过来就是“蔡确”，并且刘敞还当着人家的面喊，这让蔡确非常生气，深为记恨，但刘敞就是不改。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，他身体

很胖，好出汗。一年夏天，王安国去上朝，天气炎热，走到地方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。刘敞见到后，就说：“你这真成了(汗淋)学士了。”这之后，王安国就被人叫做“汗淋学士”了。马默知道刘敞爱开玩笑的这个缺点，就上奏了皇帝，说刘敞“玩侮无度”，也就是说他开玩笑侮辱人没有限度。马默大约也是好意，但可以直接和刘敞说明。但把这样的小事作为公事，一本正经地上奏皇帝，就显得有些小题大作了。这大约和马默较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，因为马默本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。刘敞知道了以后，就说：“既称马默，何用驴鸣？”这八个字的评语还非常工整对仗。而且，当场作了一篇《马默驴鸣赋》，其中有“冀北群空，黔南技止”的话，前一句是借用韩愈的文章典故，说本朝啥样的人才都能得到使用；后一句诗借用唐代柳宗元的《黔之驴》讽刺马默就会打小报告，也就是“技止此耳”。连起来的意思是马默这样没别的本事，就会打小报告的人也得到使用了，是因为皇帝善用人才的缘故，其实没有大本事。而且，说马默“驴鸣”也不是简单地骂人，而是这个词的背后也有着非常多的典故。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一篇记载，说曹魏时期的文人王粲喜欢听驴叫，在他去世后，魏文帝去了他家，和其他人说：“王粲喜欢驴叫，我们每人学一下驴叫送别他吧！”于是，每个人都学了几声驴叫。王粲是汉代的山阳

高平人，山阳就在今巨野县南的的昌邑集，高平大约在成武县与济宁市金乡县的交界处，刘敞对汉代的历史掌故等非常熟悉，他的这个说法可能结合了马默的这个“老乡”的典故。马默打了报告后，也没见下文，大约皇帝也认为这是个人性格，与治国没啥大关系，所以没有批复。

刘敞虽然在名气上不如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轼，但他的确是一位精于史学、能够比肩“唐宋八大家”的人。他曾帮助司马光纂修《资治通鉴》，担任副主编，并修订了汉史部分，对于史书中的错误，他还专门写了一部名为《东汉刊误》的书，受到皇帝的称赞。其他的史学著作还有一百卷，他与弟弟刘敞、侄子刘世奉一起合著了《汉书标注》，被人称为“墨庄三刘”。

欧阳修曾说：“(刘敞)辞学优赡，履行修谨，记问该博；王安石称赞他：‘笔下能当万人敌，腹中尝记五年书’；曾巩说他：‘广览载籍，强记洽闻，求之辈流，罕有伦比。’”都给予了刘敞高度评价。文/图 张长国



马默雕像

回到历史深处